



六家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鳥獸下

赭白馬賦

并序 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駮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向曰沈約宋書云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後為秘書監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

同有此作 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

國內史劉抑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卒官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翰曰驥良馬不稱力而稱德馬之大者名之為龍 善曰論語曰驥不稱

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 豈不以國上威容軍馱 伏趨去

迎而已 濟曰馱馬名趨壯疾也言國之所尚威儀容止軍之所

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庚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

風邊河澳朔墮裂寒笳冰原嘶代馱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庾同時

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

毛萇曰躡壯貌趨與躡同 善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

之符焉 良曰堯時河洛出榮光神馬銜赤文甲圖臨堯祭壇而

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

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

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 銑曰語

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 語崇美其聖靈代代崇其至德 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

職四隩入貢 向曰五方中國蠻夷戎狄隩遠也言五方四遠並

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

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

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 秘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

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

廕 翰曰秘寶異寶文駟良馬華駟馬舍 善曰周禮曰王府掌玉

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 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

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廐 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 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駿簡當錫賜

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詩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 服

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撫也 御順志馳驟合度 良白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合度

驟周旋而姿於 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心襲養兼年恩 善曰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

去

伏

趨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馬也曰公家畜也皮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乃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

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濟曰命陪侍之臣述

天子之意末臣延之自謙也同獻謂同諸侍臣也善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其辭曰

維宋十有四載善本作二盛烈光乎重葉良曰烈業也武帝文

帝相承故曰重葉言盛大之業光明於此善曰宋文帝十七年也

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

曰葉世也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銑曰言宋帝武義文

教被於遠方粵於迄盡也武事肅然陳列文化盡已優洽善曰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郊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注曰脩文教也

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既善本作接向曰泰階三台星也上下

皆平謂太平軌迹也言太平可升興國之迹可接善曰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

於古也善曰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訪國美於舊

史考方載於往牒翰曰訪古先帝王為國之美者於書史之

瑞考以比今也方常載則也牒亦書史之流善曰兩都賦序曰國

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方書音

義曰四方之文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良曰黃帝登位有

書說文禮牒也神馬見也飛黃神

馬也阜櫪也言服養於殿櫪之中善曰春秋命曆序曰帝軒受圖

雜授曆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阜高

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濟曰龍馬銜赤

具以應堯也善曰后唐謂堯也膺錄已見漢道亨而天驥

東京賦赤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

呈才濟曰亨通也言漢德通遠方天馬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

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

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作土

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

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澤馬效質銑曰懋盛也魏有澤馬見善曰說文曰楸盛也魏

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于

阜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竝榮光於瑞

典登郊歌乎司律向曰伊惟也漢並有故言間出以光榮瑞

應圖也漢得天馬作歌云天馬來龍之媒

此皆入於律呂登於郊廟善曰公孫弘贊曰異人間所以崇

出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

二文選十四卷

三

齊

衛威神扶護警蹕

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

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待帷幄者稱警蹕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是用

善本無是用字

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濟曰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

善曰協合也論語撰考識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暨明命

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良曰暨至罄盡也九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

善曰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駮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賚

銑曰肆弃也言九區之人皆弃險踰遠稟正朔納賚

貨也善曰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賚蒼頡篇曰賚財貨也說文曰賚會禮

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

夏之充物

音何翰曰王會謂會諸侯四夷

也阜大昌盛也函夏中夏也言聞王此會大成乃知中夏納萬國之獻充滿於王庭善曰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

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度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物喻多

也如淳曰切備也

搃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

向曰六謂侯甸

男蠻衛也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駿良馬言掩搃諸國而收得之善曰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

六蠻謂之四裔郭璞曰七戎在西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

景之洪胤

濟曰乘風先景言迅疾也淑美洪大也種類美大而迅疾也善曰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馭

之駿輪踈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劭魏明帝誄曰先皇嘉其誕授洪胤

故能代驂

象輿歷配鈎陳

去聲叶韻良曰象輿象車也鈎陳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代驂歷配也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驂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嬋於西清鈎陳

已見上文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賜

皇情而驟進

銑曰言長命而聲價盛振此馬帝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留皇情而驟進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

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

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翰曰瞳目權頰也蘭筋勁骨毛髮長植也善

曰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磬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壁似月

發超摠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濟曰峯生言多異體與他馬不同也

超摠驅騫行走自絕夫塵轍謂塵不及馬輪不振轍滅沒皆言疾也善曰峯生若山而生峯也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摠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

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覆踐也

獻狀絳闕曰刷幽燕晝秣荆越良曰偉美也塞門在北出馬處也絳闕天子門

也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刷刮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晝日出後言馬疾也善曰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傳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也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去聲叶韻銑曰教習

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度發此端也善曰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

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

召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

皆經乘此馬而猶豫也游豫謂天子巡幸善曰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飛輶軒以戒道環帝高祖

輶軒輕車也鑿鈴也環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善曰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蓐擾設騎

焯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光也清路已見射雉賦漢書曰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鑿鑿和應助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尉在前名

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具服金組兼飾丹腹濟曰言以金組丹青飾其裝具

音汗

寶鉸星纏鏤章霞布如星霞之文善曰金組二甲

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腹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腹黝屬倚瓠切鉸裝飾也章采文也素宏進迫遮列善本作却屬輦輅良

子出虎賁同非常謂之遮避漢
書音義晉灼曰列古列字也
歛從擢以鴻驚時渡略而

龍翥翰曰皆奔驚之兒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歛忽也說文曰歛有所吹起也傳立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西渡略綏鞋張景陽七
命曰蚪踊騰麟超龍翥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

待御銑曰弭雄猛之姿奉引塗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善曰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至于善本

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闡肆善本作威

稜濟曰戾至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愴乎鄰國又曰臨廣望坐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百層料平武藝品驍古騰良曰廣望百層皆臺名料擇騰之馬也善曰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舉曰鴻臺百層干雲參差字林曰料量也又俟淳馳射賦曰參武藝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向曰藻畫文言周幣畫文重設鈴於上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飾齊鳴和鈴已見上

睨影高鳴將超中折翰

圻銑曰分走競壯於迥也長圻也角競也善曰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揚曹毗馬射賦曰脩圻坦其平舒

越群綯縣練復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

節濟曰絢練疾與迥絕遠也言越於羣輩疾而迥遠也射必擊擊鼓以節馬步今馬疾故使趨捷之夫促手而擊之善曰絢練疾貌也復絕迥絕也廣雅曰躡捷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旛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

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

冰裂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素支皆射帖名經歷著也電散冰裂皆中帖之聲善曰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

膺門沫赭汗

溝走血向曰膺門也相馬膺門欲開汗溝欲深赭血皆馬汗也善曰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露赤

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明善本作悅

澁字善本作

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露濡也

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賴音悔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散也踈跡畜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朋猶羣聚也善曰方言曰洩歌也南都賦曰收驛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踈餘足士怒未洩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也妍變之態既畢

凌遽之氣方厲善本作屬字跼王鑣繮足之牽掣善本作作制隘

通都之圈求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朝雲而踈足

銑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增以連屬而牽掣銜轡謙國都之隘容故眷望西極朔雲與申奔逸也凌遽勇自驤舉也西極天馬所出也

朔雲朔方雲中二郡也踈足謂疾行也善曰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字林曰踈踈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

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蛟

龍驤首曹頌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纂賦曰良馬踈足輕車結輪將使紫鸞駢衡

綠虵衛轂織驪接趾秀驥善本作驥字齊丑錄切

綠虵織驪秀驥皆駿馬名也駢並也衡車衡也于行兒善曰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

常驪紫燕衛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綠色綠虵也李斯上書曰乘織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驥逢魏毛萇詩傳

曰駢纂文也音其駢京媚切覲王母於崐墟要帝臺於宣嶽濟曰覲見也帝

臺神名宣山名嶽山之通稱言駕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善曰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獻之繆王繆王使

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曰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經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饒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小

海經有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良曰跨徧也言車轍徧中州盡

宣山人神所行之迹軌躅皆迹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

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蹟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肆

於人上取悔義方向曰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日豈縱於人上取悔責於

道義之方善曰尚書曰文王弗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敢縱也左氏傳師曠

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天

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覽穆武善本作鑒武穆字憲文

光翰曰輟上也天子止遊迴慮解息徒御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

文選十四卷 七 賈智

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支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

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濟曰人不濟者發倉廩以濟之國章謂國之禮儀也王子期為趙簡子王御車有豕突出溝中馬驚敗駕也後漢朱勃上書云飛鳥時衡而驚馬也時立也衡車輓也言今戒懼比豕突鳥立志驚馬也善曰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翻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蹟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有鳥鳴輓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輓彎弓射洞胷朕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

故祇慎乎所常勿警善本作敬字**備乎所**

未防良曰祇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所未防以為警戒善曰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候

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方奉駕之

佚音逸翰曰天子車輪取其安也泛覆佚過也善曰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如

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銑曰濯龍內殿名與深委與也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

天情周皇恩畢善曰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良曰言德動天故神馬呈其容儀善曰尚書益贊于禹

於時駟駒充階街佳兮

駟靈月駟祖雲螭兮翰曰馬稟月精及天駟星也馬有龍種故言祖雲螭言以

名也

駟駿馬

名也

駟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真馬填殿而駟駿王逸楚辭注曰

向曰駟駿神馬也充滿也階庭也街衢也善曰說文曰駟壯也言

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

曰惟德動天春秋合成圖曰黃

禮記孔子曰弊帷

不棄為埋馬也

善曰魏都賦

龍為祖也 善曰春秋 典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

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次其玄螭之表像似靈蚪之矩則郭璞游仙詩

曰雲螭 非我駕雄志倜 儻精權奇兮 既剛且淑服鞿 羈兮 濟曰剛

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 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善曰周禮曰師曠見太子

也鞿羈韁控也言壯而善服於韁控也 善曰周禮曰師曠見太子

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小子脩姱以鞿羈兮

王逸曰韁任口曰 效天子之營以從驅馳 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步應良

效天子之營以從驅馳 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駉不常步應良

曹植令曰今皇帝換乘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良曰願終惠

盧之副竭中黃之府 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養以及後世

覆蔭也 善曰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弃恩惠離別服御 善曰朝露至

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

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辭曰遂萎絕而離異禮 記曰哲人其萎平家語為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銑曰幽經相鶴經也偉美也鶴一千六百年即

胎產 善曰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

仙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

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

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

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

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

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

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

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隆臯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銑身短

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

垂後則善舞洪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 翰曰鐘

鞞織趾則能行 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閩 美也美

其輕浮放曠文藻之質清遠之心 善曰周禮曰師曠見太子

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 而揚音 善曰蓬壺崑閩皆山名

而揚音 善曰蓬壺崑閩皆山名 域以迴 善曰蓬壺崑閩皆山名

鴛窮天步而高尋

良曰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

崇朝而徧四海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

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

凝紫而烟華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又多自赤如星頂色如紫烟之華善曰一舉千里

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圓善本作真字吭何之纖婉

頓脩趾之洪媵苦華銑曰吭頸也媵美也引頸細而曲足趾高疏大多媵美也善曰吭已見吳都賦相

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王逸楚辭注曰媵好也吭胡浪切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

臨霞翰曰霜毛玉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也善曰閔鴻羽扇賦曰同繳素於凝霜江道扇賦曰瓊澤冰鱗瓊亦玉也朝

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朝曰鍾山之北有芝田瑤池而鶴朝夕遊戲飲啄於中也善曰十

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厭江海

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齊曰厭弃江海遊山澤掩遭羅網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羅高及雲

善曰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賦而徒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去帝鄉

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岑高寂靜也人寰人之寰宇喧卑之處也

善曰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已見魏都賦歲崢嶸而催善本作暮暮心

惆悵善本作悵字而哀離銑曰崢嶸零悴與惆悵悲傷自善曰廣

曰惆悵而私自憐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

風動天銑曰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

殺氣浸盛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

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翰曰嚴嚴慘列自寒霧殺物故云苦也善曰

海賦曰羣山既略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

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向曰永昏陰氣也歇

止也違漠鴈背沙漠以就温也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驚字風

空也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漠已見雪賦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力清響於丹墀舞飛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力清響於丹墀舞飛

容於金閣

向日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下也喚鶴鳴也丹墀天子階庭也金閣以金飾閣也善曰博休弄雜詩

日一紀如流光喚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喚不可復得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始連軒以鳳踏良終宛轉而龍躍善曰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踏踏龍躍已見吳都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鷲

身蓬集矯翅雲

善本作飛良曰跳躑騰舉如飄蓬飛雲也善曰或飛騰或推抑如蓬之集

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

離網別赴合緒相依

網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

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

顧遷延遲暮

翰曰將起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自憐顧引身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翮後塵翺翥

先路

翰曰逸翮之急塵在鶴後翺者飛也先路高路也善曰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

指會規翔臨岐矩步

向曰指會岐矩皆舞之節臨指其節善曰會四會之道

歧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姿態餘言多也貞之移轉亦不停其趣向奔機逗節角睐分形

也睐斜視也言奔會正節以眼角斜視各分退一邊也善曰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睐視也長

揚緩鴛竝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善曰言長舉頭緩行

相並連聲而鳴也善曰相凌而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

去雨還不可談悉

善曰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從

其所之

善曰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忽星離而

雲羅

善本作罷字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

惕

善本以驚思

遠惆悵然驚其所思 善曰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
濟而龍興蟬蟻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穎薄怒而自持蔡雍
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天居崇絕高而懸絕

巾拂兩停九劍雙止

良曰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恥
慙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九弄鈴者劍

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
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沈約宋
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
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
五京賦曰跳 雖邯鄲其敢偷豈陽阿之能擬 銑曰邯鄲
九劍之揮霍 揚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偷擬也 善曰漢書有邯鄲鼓負古樂府曰
黃金為君門白壁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阿已見上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

翰曰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者吳王闔閭

女死葬於西昌門積土為墳有雙白鶴舞於吳市乃令萬人隨觀與
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也 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
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邦西昌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檠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
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

塞之以 送死 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向曰馴順
年也 善曰

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馮鶴
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
賦云覲幽人之騁騁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固賦
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為精誠信

惠是所
為政也

系高頊之玄胄兮

濟曰系連胄緒也高頊謂帝顓頊高陽氏
班氏顓頊之後故云系也玄北方水色高

陽氏水德故云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也顓頊高陽氏
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 善曰
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 氏中葉之炳靈 良曰班本與
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氏中葉之炳靈 楚同姓至今
尹子文生而弃於雲夢虎乳之楚人以虎班因為氏焉故云中葉炳

靈炳明也靈者謂虎乳也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
靈 善曰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葉於
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

馬毛詩曰**颯凱**善本作**風而蟬蛻**稅**今雄朝野以颯**

聲銑曰颯颯也凱風南風也秦末班氏凌遲颯自楚避難於沛地身如隨風颯去故云颯也至惠帝時以財雄聞於北邊如蟬蛻

其殼復為雄傑故云朔野颯聲颯振也曹大家曰颯颯颯也南風曰颯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

樂揚其聲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也**皇**

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翰曰皇漢皇也紀代也鴻水鳥漸進也言先人

全漢十代始如鴻鳥之進有冠冕羽儀於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任有羽翼於京師也善曰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

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巨滔天而泯夏**

兮考遘愆以行謠向曰王莽字巨君為滔天之虐泯滅中夏也遘遇也言父遇王莽亂愆於生人行為

歌謠者救亂之志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

善曰象恭滔天**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濟

行謠言憂思也貽遺則法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法則為我擇仁者之里為廬舍舍曰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

為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逢其必濟音躋叶韻良曰懿美也前烈先

祖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處窮厄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得榮達必有經國之義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

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

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絕而**

罔階銑曰咨嗟蒙闇眇微圯毀也嗟我闇微將毀絕先人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已孤

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跡無**豈余身之足殉兮違**

世業之可懷翰曰殉營違恨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此

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悻悻亦恨也善曰孔**靖潛處以永思**

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今經日月而彌遠**

向曰言安靖潛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匪黨人之敢拾業兮庶斯**

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之

言之不玷

濟曰堂鄉拾更也言先人教我謙恭之道今我不敢與鄉人更進自矜已善庶奉先人謙道而無瑕玷應

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魂然

營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寤善本作寐良曰然然孤兒言魂魄孤飛若與神靈交

遊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曹大家曰言人之畫所思想夜為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夢登山而迥眺兮

覲幽人之騁騁

銑曰眺望覲見也幽人神也言登山遠望見神人騁騁而來也騁騁不分明兒項岱曰覲

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騁騁而欲來也攬葛藟而授余兮

眷峻谷曰勿墜

翰曰葛藟蔓草也言夢臨深峻之谷見神人授我蔓草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語辭曹大

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人持葛來授我善曰曰音越眴眴欣寤而仰思兮心

矇矇猶未察

向曰助昕初明時也至初明仰思所夢心矇矇然未察其善惡曹大家曰助昕晨旦明也言已旦仰

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鄧展曰助音昧一音忽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

以臆對

濟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質猶見也言邈遠無見依其遺識以曾臆自對應助曰黃黃帝也作占夢書貌遠

也言黃帝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曾臆為對也善曰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還

神兮道遐通而不迷

良曰還遇也言乘高遇神作還字

家曰還遇也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葛藟緜於樛木兮詠南風

以為綏

銑曰樛木高木也絲絲葛綠木之兒南風國風之詩綏安也言詠此所以安於下也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芸芻惴惴之臨深兮乃二

雅之所祗

翰曰惴惴小心兒臨深喻戒懼也二雅大雅小雅皆詩篇名所以美敬慎也祗敬也曹大家曰祗敬也大

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既評爾以吉象兮又

申之以炯戒

向曰告評也炯明也謂前曰夢登山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善曰爾雅曰評告也曹大家曰炯明

也登高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盍丕晉以迨改羣兮辰儵忽其不再

濟曰盍何不也孟勉晉進迨及辰時也何不勉進以及其羣輩所仕儵忽將過時不再來應劭曰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

及也倏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月日倏忽再復過去善曰楚詞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

善曰楚詞曰時不可兮再得

徐兮佇盤桓而且俟

良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立盤桓且

待而不進之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佇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 善曰周易曰初九盤相利居貞

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

武在 銑曰鮮少也晦無幾也言天地之運

無極也人生之時少無幾何在於代也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機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機耳 善曰莊

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 紛屯遭 連與蹇連兮何歎

善本 多而

知寡 翰曰紛亂屯遭與蹇連皆艱難之多而識知者寡 善曰漢

易曰屯如遭如 又曰往蹇來連 上聖寤 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

御 向曰上聖謂湯文王也寤觸御止也湯囚夏臺文王拘羶里皆

觸艱難而後自拔豈羣黎之人而預防止也曹大家曰往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廬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羶里孔子畏

耶 善曰曹大家以寤為 昔衛叔之御 昆兮昆為寇

而墜予 濟曰衛成公會盟於楚成公弟衛叔守國有人譖叔於 公云將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

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御迎也 善曰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

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治於西文公令白王 者反衛侯使還國也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 管彎弧欲斃

讎兮讎作后而成已 良曰管仲嘗讎齊相射之中鉤桓公

善曰讎謂相公也左氏傳曰呂却將殺晉侯寺人披 變化故而

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 誰能預知終始吉凶也曹大家曰

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 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

而被戮 翰曰雍雍齒也與高祖有怨天下既定先封之為什加

哉公捨之是為惠也天下既定丁公謂之高祖以丁公為不忠遂

斬之 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

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

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

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
滅丁公謂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
栗取弔于

由 善曰作道字 **吉兮王應** 善本作膺字 **慶於所感** 向曰栗謂漢景帝栗皇后也弔

傷也言初寵見愛驕淫無禮後遂怨恚而死是由吉而致傷怨也王謂宣帝王皇后也初為婕妤好屬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母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為皇后慶善感憂也王后初憂無子竟以無子之善而尊貴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善曰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患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好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

孔安國尚書傳曰道所也 **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

其倚伏 濟曰叛亂也迴穴邪僻也言禍福紛亂反側如此比叟塞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子騎墮而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而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比叟知禍福相倚而生也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善曰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

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

張修禠 傳 **而內逼** 良曰單豹導氣於內巖居飲水與人無患而為餓虎所食故云外凋也禠表也張毅

富而高門懸薄修表也後以內熱而死故云內逼也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禠表也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嚴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

聿中和 善本作蘇字 **為庶幾兮顏與冉又**

不得 銑曰聿惟也惟以履中和為庶幾則顏回早夭冉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履中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又曰伯牛有疾也 **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 翰曰溺路子路也言桀溺招子路令徒已隱謂孔子不可隨從也曹大家曰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安惛惛 酒 **不肥** 肥 **兮卒隕身乎世**

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 **單** 善 **治裏而外凋兮**

鶻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

富而高門懸薄修表也後以內熱而死故云內逼也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禠表也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嚴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

其外病攻其內

善曰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又曰伯牛有疾也

路子路也言桀溺招子路令徒已隱謂孔子不可隨從也曹大家曰桀溺也謂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已隱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安惛惛

不肥

兮卒隕身乎世

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不可測

禍

向曰惛惛亂兒能避也言子路仕於衛不能避衛亂終見殺而為醢也曹大家曰惛惛亂貌能避也言子路不避惛惛之亂終墮身於世

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濟曰聖門孔子

也言子路遊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被醢雖夫子令覆醢不食何所補益也謂孔子聞子路為衛人所醢而當食之醢皆命覆棄之不忍食也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思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善曰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固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為

賴道

良曰行行剛強貞言子路用剛毅之德竟至凶殘依義而免為盜亂者賴聞仲尼之道也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善曰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氣發于根柢善本今柯葉彙而靈善本茂

銑曰言物之生氣皆發根柢也柯葉之類零落茂盛皆由本根言人吉凶衰盛亦在於先祖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辭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恐魍魎之責影善本作兮美未得其云已善本

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歟影曰吾有待而然也言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魍魎問影未得其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善曰言罔兩責景之無保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美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為罔兩

黎淳耀于高辛兮芊

彊大於南汜音似向曰黎高辛氏火正也本居楚也芊楚姓也言黎有淳和耀明之德以事于高辛故楚得彊大

於江淮之涯也汜涯也善曰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

言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

濟曰嬴秦姓伯益之後其先伯益為虞官典鳥獸盡得其儀秦由是興姜姓伯夷之後其先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齊由是興趾禮也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地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良曰人道既

人鬼

之禮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然仰視天道

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然仰視天道

固亦同法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善東隣虐

而殲廉仁兮王合位乎三五翰曰東隣紂也殲殺也言

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律辰在斗柄星

在天龜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馬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戎女列善本而喪孝兮伯

也伯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姬泣曰賊田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土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

曰重耳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善曰成命以成天命

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

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

相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

震鱗祭于夏庭

兮匪三正而滅姬

良曰震為龍鱗蟲之長也祭沫也姬周

姓也三正夏殷周也夏之衰有二龍止於

庭以築告之龍去而祭在因積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發之祭

流於庭化為龍以觸童女既笄生一女弃之有人收之奔褒褒人有

罪入所收子以贖罪幽王愛之而廢申后后父怒攻幽王遂殺之自

此宗周滅也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祭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

殷周也善曰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

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云而祭在積而去之比三代莫敢

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祭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

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

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

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

辟而成災

濟曰巽為雞雞為羽蟲故云巽羽宣帝時雌雞化為

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曹大家曰易巽卦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輪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

道脩長而世短兮 夔冥冥而

不周 銑曰夔遠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代短促當時冥冥不能周備知微應也曹大家曰夔遠貌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冥不能見微應之所

胥仍物而鬼詎兮 乃

窮宙而逢幽 向曰胥相仍因諫謀也往古來今日宙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為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應劭曰胥頹也仍因也諫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言

媯巢姜 來今日宙聖人頹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於孺筮兮 曰筮祀于契龜

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公卜年七百契合於龜也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筮數也祀年也

善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 魯衛名謚於銘謠

夢眾惟魚矣大人占之曰豐年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而謀亡曹後宋人執曹伯而殺之同牧下夢而興敗殊也魯昭公時有謠曰柶父喪勞宋父以驕後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之得石擲其銘曰靈公遂以為謚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

善曰毛詩曰牧人乃夢眾惟魚矣大人占之眾惟魚矣實惟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

補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補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擲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

妣聆呱 而劾石兮許

公奪而埋之靈之為靈久矣夫

相理而鞠條 濟曰妣母聆聽劾劾也呱啼聲也叔向生子石伯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

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劾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

守

守

守

守

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同原而分流 良曰言人骨肉四支聲音五藏相為表裏合成體此自然之道也至于術學論其得失考其貴賤頗

同一原至于聽察聲色規度骨體占視威儀考覈言行其流各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 善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自然也

神

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 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幹流遷

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 銑曰幹轉遭遇唯憂羸過也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禍

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良曰樂

書生厭

樂生盈書賢覆厭厭惡害盈也秦伯問士鞅晉大夫誰先亡乎對曰宋氏乎何知之曰盈之善未能及人書之施已滅矣而厭之惡實彰

後果晉滅欒氏父子雖為一體相掩然滅二之道竟不差忒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厭厭子盈書賢而覆厭厭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善曰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厭厭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厭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

洞參差

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 銑曰洞幽也言天道幽微不齊紛錯亂使眾人所惑曹

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

周賈盪而貢

憤兮齊死生與禍福 向曰莊周賈誼也貢潰憤亂也言莊周賈誼皆潰亂不知所守故齊生死

禍福以為放盪之辭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誼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

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

情兮信畏犧 許而忌鵬 濟曰抗極爽差也言莊周賈誼極

牲而忌鵬鳥之患或聘莊子云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牽入廟門願為孤犢不可得也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 善曰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

所

所

貴聖人之善本無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良曰至論

藝所以貴之者順天性也亦斷以義不可貪生而失名也曹大家曰

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

苟生而物有欲而不居兮善本作亦有惡而不避銑

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

避善曰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不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

索翰曰孔甚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

德而無索害也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

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善曰輶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索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異善本作而齊聲向曰三

箕子比干也言所趣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高逝為賢惠柳下

惠以降志辱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

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

言去留適等也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下諫而死

孔子曰躬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木偃息以蕃魏

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兮申重繭古以存荆濟曰亦段干木也偃息以安魏國也

七日七夜重繭而行告急於秦王發兵擊且大破之以存楚也善

曰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

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

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

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紀焚身善本作以衛上

之字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

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莫曰程法也

觀天網之絃覆兮實匪 善本作

謀而相訓 向曰絃大匪輔謀誠也言天網大覆人之上非不信

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

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 善曰尚書曰天威棐忱謀與忱

古字通訓 或為順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 近謨善

也言謨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曹大家曰謨謀也猷

道也言大常當謨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

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善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

孔忘味於千載 良曰虞舜也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皇

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 善曰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素文信而**

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 翰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

也至漢封孔子後紹嘉公也賓祚謂禮其後祚也異代謂漢也應劭

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

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 善曰春秋 **精通靈而感物**

緯曰麟出周二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 **今神動氣而入微**

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於

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 **養流睇而猿號兮**

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矣 **李虎發而石開**

濟曰養由基善射通神王命射猿流睇視之

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也曹大家曰睇眇也

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後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

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抱樹號矣流或為白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

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 **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良曰非精誠所

入 石且無實誰肯信也曹大家 **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

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 **於道真** 銑曰矧况也言由廣執此射之末伎猶感猿號石開况

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况乃能推至精耽 **登孔昊**

身於大道之中乎 善曰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 **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翰曰孔子太昊以來羣聖上 下經緯天道備矣羣龍羣聖

也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子也羣龍喻聖也自伏羲朝貞觀

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向曰貞正誼忘也言朝聞正

遺形骸也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

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鸚鵡賦

曰釋智若胤彭而借老兮訴來哲而通情齊曰胤續

得續彭祖之年俱老聃之壽當告之來智與之通情善曰言人若

欲胤彭祖之年借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冀也列

仙傳曰彭祖躬賢大夫歷夏至商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

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賦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

兮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以立性命也曹大家曰

曰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惟賢聖善本作兮銑曰復心弘道

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惟賢聖賢者惟賢聖能也

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

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運物流不處兮翰曰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流轉無常也

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保身遺名民之表兮向曰言能保

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於後亦為人之師表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

也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

劭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寧舍生而取義也應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舍置也憂傷天物忝莫痛

兮銑曰忝辱也言生為憂傷身為物天者辱莫痛於是曹

太素曷渝色兮銑曰皓白也太素天也曷何渝變也言天之

天同也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

其幾淪神域兮翰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能同太素不變

庶幾也越於也太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

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六家文選卷第十四

